

322931

成都工學院圖書館

基本館藏



特  
字  
版

附註  
語譯

國語國家精華

Q41  
5074

商務印書館

宋秦同  
晶培  
如增  
註訂  
譯

廣  
語  
譯  
註

譯

語

精

華

世界書局印

## 編輯大意

一 本書便學生攷究周代文藝之用。特擷取國語中詞尤精善。爲學生不可不讀者。精選成書。蓋古書叢雜。非盡必讀之文。而學子莽鹵。容無審取之力。茲編擇要纂輯。可省甄錄之勞。藉供研修之助。洵稱便利。

一 本書所列。皆興味濃厚。神采煥發之作。讀之既足以窺當時奇古簡勁之文辭。又可以增長識見。涵養性情。倘川爲課外補助讀本。最爲合宜。

一 本書專供學生課外閱讀之用。故所選各文。以短篇爲多。間有長幅。或節或析。不可節析者。於篇中劃分段落。學者可臨時自區數篇讀之。

一 本書於當時重要事實。爲學者必當知曉者。均一一列入。以爲探討史材之助。從而想見當時風會習俗之不同。卽於古代社會如何蛻變之故。亦得窺其一斑。

一 無論中外。苟求文藝精進。必以搜集詞料典實爲第一義。猶之設肆必先販貨。未有貨不販。肆能興盛者也。是以本書遇有通常引用之成語甚多者。雖無關閥旨。亦必採選。以求充實學人之腹笥。藉明典實之來歷。學者苟多讀而誌之。百貨之存貯。

豐。斯不患不爲多財之善賈矣。

一 原書用國別爲綱。本書仍之。特標各國語字樣於前。又將各子目系之於後。如是而綱舉目張。讀者之意識上。自能愈形醒豁。

一 古書難讀。往往不得其句讀。卽不能通其文義。是書皆由編者細心校閱。每篇皆加斷句。以鼓讀者興會。

一 自來學子苟趨率易。往往於名物訓詁。不加深攷。及操筆爲文。則又任意引用。致成比附不當。徵隸謬誤諸病。此非不欲求解。亦以搜索之難。備書不易。不得不姑安簡陋也。本書有鑒于斯。力革斯弊。凡遇澀難之字句典實。及人物地名故事等。不憚詳爲註釋。以節讀者翻檢探索之勞。惟較易領會。只參閱語體文可明者。悉略之。

一 古語簡略。詞少意多。一經索解。卽有怡然渙然之樂。今爲省費學者腦力之故。特每篇皆對照語譯於下。學者苟先覽語譯。然後紬繹原文。必能增益文藝中之智慧不少。從而熟讀長吟。久之下筆爲文。自能獨出心裁。迥超流俗。且必能臻無意不達之快境。謂予不信。盍試爲之。

# 目次

## 周語

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|----|
| 祭公諫征犬戎    | 一  |
| 邵公諫厲王止謗   | 五  |
| 邵公保宜王     | 七  |
| 富辰諫襄王     | 七  |
| 周襄王不許晉文請隧 | 一二 |
| 王孫滿言秦師必敗  | 一五 |
| 單襄公論陳必亡   | 一五 |
| 單襄公論晉將亂   | 二一 |
| 叔向論單子必興   | 二五 |
| 單穆公諫鑄大錢   | 二八 |
| 單穆公諫鑄無射   | 三一 |
| 魯語        |    |
| 曹劌諫莊公觀社   | 三八 |
| 展禽使乙喜犒齊師  | 四〇 |
| 重館人告臧文仲   | 四二 |
| 展禽論祀爰居    | 四三 |
| 里革諫漁      | 四七 |

## 齊語

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|----|
| 里克答成公    | 四九 |
| 季文子儉德    | 五〇 |
| 仲尼答桓子    | 五一 |
| 敬姜論勞逸    | 五二 |
| 孔子答專車骨之間 | 五五 |
| 孔子答楛矢之間  | 五六 |
| 齊語       |    |
| 齊桓公用管仲   | 五八 |
| 齊桓公服諸侯   | 六八 |
| 齊桓公立定伯功  | 七二 |
| 晉語       |    |
| 史蘇知難本    | 七四 |
| 驪姬譖申生    | 七七 |
| 申生伐東山    | 八一 |
| 驪姬殺申生    | 八四 |
| 晉惠改葬共世子  | 九一 |
| 韓之戰      | 九三 |
| 呂甥逆君     | 九七 |

|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|----|
| 慶鄭就戮     | 〇〇 |
| 晉文自狄適齊   | 〇四 |
| 齊姜醉遣晉公子  | 〇六 |
| 甯莊諫禮晉公子  | 一〇 |
| 晉文過曹     | 一一 |
| 晉文過鄭     | 一四 |
| 晉逆懷羸     | 一八 |
| 勃鞞求見     | 二二 |
| 文公伐原以信   | 二四 |
| 文公問治國於郭偃 | 二五 |
| 晉文使陽處父傅讎 | 二六 |
| 臼季舉冀缺    | 二八 |
| 甯羸去陽處父   | 二九 |
| 鉏麇觸槐     | 三二 |
| 范文子師勝後入  | 三三 |
| 趙武始冠     | 三三 |
| 祁奚舉親     | 三六 |
| 叔向母善相    | 三七 |
| 醫和視晉平疾   | 三八 |
| 叔向賀貧     | 四〇 |
| 中行伯克鼓    | 四二 |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閻叔諫納賄  | 一四四 |
| 董叔娶范祁  | 一四六 |
| 尹鐸爲晉陽  | 一四六 |
| 尹鐸增晉陽壘 | 一四七 |
| 趙襄子走晉陽 | 一四九 |

鄭語

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|-----|
| 鄭桓公寄孥號鄒 | 一五一 |
|---------|-----|

楚語

|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|-----|
| 屈建去麥不薦     | 一六三 |
| 倚相見申公      | 一六四 |
| 倚相止子期內妾    | 一六六 |
| 觀射父答昭王重黎之問 | 一六七 |
| 王孫圉論楚寶     | 一七一 |

吳語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諸稽郢行成  | 一七三 |
| 申胥諫許越成 | 一七六 |
| 申胥諫伐齊  | 一七八 |
| 申胥死諫   | 一八一 |
| 吳晉黃池之會 | 一八三 |

越語

|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|
| 越滅吳 | 一八六 |
|-----|-----|

廣註  
語譯

# 國語讀本

## 周語

### 祭公諫征犬戎

穆王將征犬戎。祭公謀父諫曰：不可。先王耀德不觀兵。夫兵戢而時動，動則威，觀則玩。玩則無震，是故周文公之頌曰：載戢干戈，載櫜弓矢。我求懿德，肆于時夏，允王保之。先王之於民也，懋正其德，而厚其性，阜其財求，而利其器用，明利害之鄉，以文修之。使務利而避害，懷德而畏威，故能保世以滋大。昔我先王世后稷，以服事虞夏。及夏之衰也，棄稷不務。我先王不窋，用失其官，而自竄於戎狄之間，不敢怠業，時序其德，纂修其緒，修其訓典，朝夕恪勤，守以敦篤，奉以忠信，奕世載德，不忝前人。至於武王，昭前之光明，而加之以慈和，事神保民，莫弗欣喜。商王帝辛，大惡於民，庶民不忍，欣戴武王，以致戎於商牧。是先王非務武也，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。夫先王之制，邦內甸服，邦外侯服，侯衛賓服，夷蠻要服，狄荒服，甸服者祭，侯服者祀，賓服者享，要服者貢，荒服者王。日祭

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。有不祭則修意。有不祀則修言。有不享則修文。有不貢則修名。有不王則修德。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。於是乎有刑不祭。伐不祀。征不享。讓不貢。告不王。於是乎有刑罰之辟。有攻伐之兵。有征討之備。有威讓之令。有文告之辭。布令陳辭而又不至。則增修於德。而無勤民於遠。是以近無不聽。遠無不服。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。犬戎氏以其職來王。天子曰。予必以不享征之。且觀之兵。其無乃廢先王之訓。而王幾頓乎。吾聞夫犬戎樹惇帥舊德而守終純固。其有以禦我矣。王不聽。遂征之。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。自是荒服者不至。

【註釋】●穆王名滿。昭王子。

●犬戎。西戎種名。亦名畎夷。又名昆夷。

●祭公謀父。祭。音療。畿內之國。周公之後也。謀父。字也。

●兵戢而時

動。不善藏其兵。使因時而動也。

●驚懼也。

●周文公。文公。周公諡也。

●頌。時遇之詩。武王伐紂。周公作此詩。爲告祭之樂歌。

●載。助辭辭。

則也。●囊。盛弓矢之器。

●懿德。頌美之德也。

●肆。于時夏。肆。陳也。時是也。夏。華夏也。言陳布美德於此中華也。

●允王保之。允。信也。言如此則武王信能保有天下也。

●懋。勉也。

●早。大也。

●解。方也。

●文。禮法也。

●世后。後。父子相繼曰世。舜以堯爲后稷。封於邰。子孫世其

業。后。官名。主農政之官也。

●服事。虞夏。謂堯舜禹夏。傳至不替。仍爲夏之稷官也。留。音維。

●繫於我狄之間。實匪也。不留失官。歸處於邰。

●奕世。累世也。

●武王名發。文王子。

●辛。部。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。

●纂修其緒。謂續修其業也。

●修其訓典。謂整理其教訓法制也。

●奕世。累世也。

●武王名發。文王子。

●辛。部。在今陝西武功縣西南。

●紂名。●不忍。忍耐也。謂不耐紂之虐也。

●商牧。商郊牧野。即今河南汲縣。

●甸服。天子畿內千里之地曰甸。甸。王田也。服。服其職業也。

●侯服。邦畿之外方五百里之地曰侯服。諸侯之近者。歲一來見也。

●侯。衛實服。侯。侯圻也。衛。衛圻也。言自侯圻至衛圻其間凡五圻。圻五百里。中

國之界也。謂之實服。當以服實資見于王。五圻者。侯圻甸圻男圻采圻衛圻是也。

●夷蠻要服。蠻。蠻圻也。夷。夷圻也。九州之界。要者。要結信好而服

國之界也。謂之實服。當以服實資見于王。五圻者。侯圻甸圻男圻采圻衛圻是也。

●夷蠻要服。蠻。蠻圻也。夷。夷圻也。九州之界。要者。要結信好而服

國之界也。謂之實服。當以服實資見于王。五圻者。侯圻甸圻男圻采圻衛圻是也。

●夷蠻要服。蠻。蠻圻也。夷。夷圻也。九州之界。要者。要結信好而服

國之界也。謂之實服。當以服實資見于王。五圻者。侯圻甸圻男圻采圻衛圻是也。

從也。●戎狄荒服。去王城四五百里爲蠻圻。五千里爲蕃圻。在九州之外。荒裔之地。與戎狄同俗。故謂之荒。言荒忽無常也。●祭。供日祭也。

●祀。供日祀也。●享。供時享也。【周禮】甸圻二歲而見。男圻三歲而見。采圻四歲而見。衛圻五歲而見。其見也。必以所貢助祭於廟。孝經所謂四海之內。各以其職來祭者也。●貢。供歲貢也。要服六歲一見。●王。事天子也。【周禮】九州之外。謂之蕃國。世一見。各以其所貢實者爲貢。●日祭。祭於祖考。謂上食也。●月祀。月祀於曾高也。●時享。時享於二親也。●歲貢。歲貢於壇壝也。●終主。終謂終世也。朝嗣王及即位而來見也。●修意。意志也。謂邦甸之內有違闕。供日祭者。先修意以自責。畿內近。知王意也。●言。謂號令也。●文。謂典法也。●名。謂尊卑職供之名號也。●序成。謂上五者次序已成也。●讓。責也。●告。謂以文辭曉諭之也。●勤。勞也。●大畢。伯士。犬戎氏之二君也。●以其職來王。白狼白鹿。犬戎之職貢也。●幾頓。頓。敗也。謂王師不將至。失敗乎。●樹惇。犬戎王名。惇。音敦。

【語譯】周穆王要征討犬戎。祭公諫父就諫道：『不好的！先王單講究榮耀他的道德。不講究誇示兵威的。那些兵要藏着。有機會纔動他。動了纔有威勢。倘若專給人觀看了。便同玩具一般。兵做了玩具。人家便不怕他了。所以從前周公的頌贊詩上有句話道：『便藏了干戈罷！便袋了弓箭罷！我只須求得美德。宣傳在這中華地方。我相信我王必能保守這天下了。』先王對於人民幹的事。總是勸勉矯正他的道德。醇厚他的天性。一面多積聚他們的財物需要。便利他們的器用。一面又發明利害的方向。把禮法整齊他們。使他們專做有利的。避掉有害的。於是人民都想念先王的德行。並且怕他的威嚴。這纔能保全世代。慢慢地擴充光大起來。從前我們的先王。世世代代做后稷的官。服事着虞朝夏朝。後來夏朝衰弱了。便丟掉后稷的官不做。我先王不畱。失去官位。因此自己逃往戎狄的中間。然而還不敢鬆懈。時時刻刻振作他的德行。繼續他的業務。修明他的教訓法制。不論早晚。總是很恭敬。很勤勞的做事。用厚道保守他的勢力。用忠信謀幹他的政治。歷代都是立腳在德行上。並不比從前人減色。一直到武王除表顯了和從前一般的光明。另外再加上慈和的仁德。所以不論事奉神道保護百姓。沒有不歡喜他。

的。那時商朝的皇帝名辛，大大的惹起了人民的怨恨，許多百姓，再也忍耐不住了，於是大家都來愛戴武王，因此與兵在商郊牧野的地方。這樣看來，先王並不是專講武力，實在是勤苦着體恤人民的隱痛，不過替他們解除患害罷了。那先王的制度，國內叫甸服，是種王田服事王家的；國外叫侯服，是做諸侯服事王家的；侯服以外，就是衛圻，叫做賓服，是保衛王家，以賓禮服事王家的；再外就是夷蠻，叫做要服，是要約了條款服事王家的；再外就是戎狄，叫做荒服，是服事王家荒忽無常的。做甸服的，應每日供祭；做侯服的，應每日供祀；做賓服的，應依時供享；做要服的，每歲要有貢獻；做荒服的，每代總要來朝見一次。每月祭祖考；每月祀曾祖高祖；又按照定時享他的遠祖；遠的每年有貢獻；或每代朝見一次；這都是先王的教訓啊。逢有不祭的，便表示一種告誡的意思；逢有不祀的，便發布一種告誡的號令；逢有不享的，便整頓一種法制；逢有不貢的，便整頓一種名分；逢有不朝見的，便修自己的德行。如果依了這一定的方法做，還有不來的，便整頓一種刑罰。就是罰不祭的，伐不祀的，征討不享的，詰責不貢的，曉諭不朝見的。所以有種種刑罰的科罪，有攻打的兵卒，有征討的預備，有嚴斥的法令，有告誡的說話，頒發法令，陳說了告示，還仍舊有不來的，那末總是自己的德行，不足以服人，於是格外修自己的德行，也並不煩勞遠地方的人民。所以近處的人民，沒有不依；遠處的人民，也自然沒有不服了。現在大戎自從大畢伯氏兩人死去以後，依照他應盡的職分來朝見，天子倒說：「我一定要照不享的規則征伐他，且把兵威給他看！」這不是明明廢掉了先王的教訓，我王家的兵，反要弄得失敗了嗎？我聽說大戎的酋長叫緡惇，很能依照他從前的德行幹事，並且保守得很堅牢，我看他一定有方法來抵當我們了！「穆王不聽他的說話，便去征伐那大戎，得了四隻白狼四隻白鹿回來，從此以後，凡是荒服的人民，便一概不來朝見了。」

# 邵公諫厲王止謗

厲王虐。國人謗王。邵公告曰：民不堪命矣。王怒，得衛巫，使監謗者。以告，則殺之。國人莫敢言。道路以目。王喜，告邵公曰：吾能弭謗矣，乃不敢言。邵公曰：是障之也。防民之口，甚於防川。川壅而潰，傷人必多。民亦如之，是故爲川者決之使導，爲民者宣之使言。故天子聽政，使公卿至於列士，獻詩，瞽獻曲，史獻書，師箴，卜筮，巫目，百工諫，庶人傳語，近臣盡規，親戚補察，瞽史教誨，耆艾修之，而後王斟酌焉。是以事行而不悖。民之有口，猶土之有山川也，財用於是乎出，猶其原隰之有衍沃也；衣食於是乎生，口之宣言也，善敗於是乎興，行善而備敗，其所以阜財用衣食者也。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，成而行之。胡可壅也？若壅其口，其與能幾何？王不聽。於是國莫敢出言。三年，乃流王於彘。

【註釋】 ①厲王名胡，夷王之子，恭王之曾孫。 ②謗，音榜，謂也。 ③邵公，邵康公之後，穆公虎也，爲王卿士。 ④衛巫，衛國之巫也。 ⑤道路以目，謂道路之人不敢發言，以目相防而已。 ⑥障，防也。 ⑦爲治也。 ⑧導，通也。 ⑨宣之使言，謂任其議論國事也。 ⑩列士，士上也。 ⑪獻詩，上詩風刺也。 ⑫曲，樂歌。 ⑬史，太史也。 ⑭書，三皇五帝之書。 ⑮書，上書諫也。 ⑯師箴，師，少師也。 ⑰箴，刺也。 ⑱王闕以正得失也。 ⑲瞽賦，瞽，瞽目子曰瞽。 ⑳賦，公卿列士所獻之詩也。 ㉑瞽，音瞽。 ㉒瞽，音有瞽子而無見目瞽。 ㉓巫目，巫目，弦歌謠誦，誦，箴諫之語也。 ㉔庶人傳語，庶人卑賤，見時得失不得言，傳以語士。 ㉕近臣，謂驍僕之屬，盡其規計以告王也。 ㉖親戚補察，言親戚補王過失及察是非也。 ㉗瞽史，瞽，樂太師也。 ㉘太史也。 ㉙察，陰

陽天時禮法之害。以相教誨者。●著艾修之。謂使師傅以儆戒王也。●悖逆也。●衍沃。下平曰衍。有澗曰沃。●阜。富厚也。●其與能。獨何與。語助辭。能幾何。言不久也。●流放也。●攝音。音滄。晉地。今山西霍縣。

【語譯】周厲王所行的政治很暴虐，國民紛紛的議論他。邵康公便來告訴厲王道：『百姓將要不能够擔當

你的命令了。』厲王聽了大怒，他得了一個衛國能巫術的人，差他去監察那班議論國政的，假使查着了，一個議論政治的人，去告訴了國王，那人立刻便要斬，國民大家就不敢再多言論了。在道路上相見的時候，不過互相看看罷了。厲王便很得意地去告訴邵康公道：『我能够禁止國民的訕謗，現在他們再也不敢開口了。』邵康公便回答他道：『這真是你阻礙他們的言論自由了。要去防備國民的口實，那是比較去防備川流還要難。川流塞住了便要決口，決了口傷害人民必多，治國民也是這樣的。所以治川流的，要開通他，使能引導出去。治國民的，應當宣布他心裏的意思，使他說出。所以君主在行政的時候，應當叫公卿大夫士們做詩獻來，盲人奏樂，太史上書規諫，太師在旁箴誡得失，眼睛沒有烏珠的人做賦，目力衰弱的人誦讀，工人可諫，平民能在國王面前說話，侍衛們都能規諫，親戚們盡可考察他的過失，瞎子的史官有教誨的權力，師傅有儆戒國王的責任。然後國王去斟酌行事。所以行的政治，沒有人來違背。國民的有口實，好比是地上的山水，能够生出財源；又好比是平原和隰地，有平衍和肥沃的土地，衣食都是從這裏產生出來的。放國民自由議論，善和敗便在這裏生發，勉行善德以免失敗，這就是所以富厚衣食財產的啊！那些國民，心裏頭有什麼感觸，便發出議論來，我們可以照他去實行成功，怎麼可以去塞住他呢？假使去塞住了他的口實，怎能長久呢？』厲王不聽他的說話，國民不敢再多議論，過了三年，竟驅逐厲王到斃的地方去。

## 邵公保宣王

虢之亂。宣王在邵公之宮。國人圍之。邵公曰。昔吾驟諫王。王不從。是以及此難。今殺王子。王其以我爲慙。而怒乎。夫事君者。險而不慙。怨而不怒。況事王乎。乃以其子代宣王。宣王長而立之。

【註釋】●虢之亂。指厲王被國人流放於虢之亂。虢。管地。今山西霍縣。●宣王。名靖。厲王之子也。●慙。音嘆。怨也。●夫事君者二句。君諸侯也。在險之中。不當慙。慙。謂若管慶鄭怨惠公懷諫達下。棄而不救。

【語譯】厲王被國人流放到虢地。去的那次亂事。宣王避在邵公的宮內。國人就把他團團圍住。邵公說道：『從前我時常向王規諫。王卻不肯聽從。所以惹到這次的禍難。現在殺掉王子。王不是要說我因爲怨恨而負氣用事麼？服事諸侯的人。尚且於險難之中不當怨恨。就是心中怨恨了。也不當作氣。何況我是服事天子的人呢！』就把自己的兒子代替宣王。瞞過國人。等宣王長大了。再立爲王。

## 富辰諫襄王

襄王十三年。鄭人伐滑。王使游孫伯請滑。鄭人執之。王怒。將以狄伐鄭。富辰諫曰。不可。古人有言曰。兄弟讎。閱。侮人百里。周文公之詩曰。兄弟閱於牆外。禦其侮。若是則閱乃

內侮。而雖鬪不敗親也。鄭在天子兄弟也。鄭武莊有大勳力於平桓。我周之東遷。晉鄭是依。子顏之亂。又鄭之繇定。今以小忿棄之。是以小怨置大德也。無乃不可乎。且夫兄弟之怨。不徵於他。徵於他。利乃外矣。章怨外利。不義。棄親卽狄。不祥。以怨報德。不仁。夫義所以生利也。祥所以事神也。仁所以保民也。不義則利不阜。不祥則福不降。不仁則民不至。古之明王不失此三德者。故能光有天下。而和寧百姓。令聞不忘。王其不可以棄之。王不聽。十七年。王降狄師以伐鄭。王德狄人。將以其女爲后。富辰諫曰。不可。夫婚姻禍福之階也。山之利內則福利。外則取禍。今王外利矣。其無乃階禍乎。昔摯疇之國也。由大任紀。紿由大嬖齊許申呂。由大姜陳。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親者也。昔陽之亡也。由仲任密須。由伯姑鄧。由叔妘。由鄭姬息。由陳嬖鄧。由楚曼羅。由季姬盧。由荆嬖。是皆外利離親者也。王曰。利何如而內。何如而外。對曰。尊貴名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。然則民莫不密固其心力以役上。令官不易方。而財不匱竭。求無不至。動無不濟。百姓兆民。夫人奉利而歸諸上。是利之內也。若七德離判。民乃攜貳。各以利退。上求不暨。是其外利也。夫狄無列於王室。鄭伯南也。王而卑之。是不尊貴也。狄豺狼之德也。鄭

未失周典。王而蔑之。是不明賢也。平桓莊惠。皆受鄭勞。王而棄之。是不庸勳也。鄭伯捷之齒長矣。王而弱之。是不長老也。狄。隗姓也。鄭出自宣王。王而虐之。是不愛親也。夫禮新不聞舊。王以狄女聞姜。任非禮且棄舊也。王一舉而棄七德。臣故曰。利外矣。書有之曰。必有忍也。若能有濟也。王不忍小忿而棄鄭。又登叔隗以階狄。狄。封豕豺狼也。不可厭也。王不聽十八年。王黜狄。后狄人來誅。殺譚伯。富辰曰。昔吾驟諫王。王弗從。以及此難。若我不出。王其以我爲慙乎。乃以其屬死之初。惠后欲立王子帶。故以其黨啓狄人狄人遂入周。王乃出居於鄭。晉文公納之。

【註釋】

① 鄭人伐許。許。小國也。今河南偃師縣南二十里。有緄氏故城。先是鄭侵許。許人聽命。鄭又叛。服衛。故鄭公子士。名。爲。鄭。氏。許。伯。周。人。大。伯。許。也。

② 狄。隗姓之國也。

③ 富辰。周大夫也。

④ 兄弟。畿內侮人百里。閭。相怨恨也。兄弟以

讓言相怨。他人侵侮己者。百里而至也。⑤ 鄭在天子兄弟也。鄭自厲王子及受封於周。爲兄弟之親。⑥ 鄭武莊。武。鄭桓公之子。武公滑突。莊

武公之子。莊公寤生也。⑦ 平桓。平。幽王之上。平王宣白和。平王之孫。太子泄父之子。桓王林也。幽王既滅。鄭武公之子。莊公寤生。以卿士夾輔周

室。平王。平。幽王之上。平王宣白和。平王之孫。太子泄父之子。桓王林也。幽王既滅。鄭武公之子。莊公寤生。以卿士夾輔周

鄭是依。【晉語】。鄭。武。公。與。晉。久。伐。戰。力。同。心。故。戰。周。室。輔。平。王。也。⑧ 子頹之觀。子頹。莊王少子。惠王之叔父也。襄惠王而章。惠王出居鄭

國。公殺子頹而納之。⑨ 離同也。⑩ 置。養也。⑪ 也。謂狄人。⑫ 章。明也。⑬ 阜。厚也。⑭ 三德。仁義祥也。⑮ 不忘。言德及後代也。⑯ 階。梯

也。⑰ 自內。自。外。有。幅。也。⑱ 利。外。樹。利。於。狄。也。⑲ 晉。昭。二。國。名。今。河。南。汝。南。縣。有。鞏。亭。即。古。鞏。國。地。時。與。鞏。近。當。在。濟。洛。河。潁。四。水。間。

⑳ 大任。王季之妃。文王之母也。㉑ 杞。諸。二。國。名。如。杞。夏。商。之。後。太。姬。之。家。也。杞。今。河。南。杞。縣。新。亦。作。鄆。今。山。東。嶧。縣。東。有。鄆。城。㉒ 大。叔。文。王。之

紀。武王之母也。②齊許申呂四國皆姜姓也。四岳之後。太姜之家也。齊今山東東北。及河北南境。許今河南許昌縣。又河南南陽縣北有申城。西有呂城。故申呂國也。③太姜。太王之妃。王季之母也。④陳嬀姓。舜後。今河南開封以東。南至安徽亳縣西境。⑤大姬。周武王之元女。成王之姊。傳曰。以元女太姬配虞胡公。而封諸陳也。⑥鄭。姁姓之國。今河南鄆陵縣西南四十里有鄆陵城。即古鄭國也。⑦仲任。【潛夫論】鄭取仲任爲妻。貪冒愛恠。難賢能。是用亡邦。⑧密須。姁姓之國。今甘肅靈臺縣西五十里有陰密城。古密國也。⑨伯姑。密須之女也。密康公游溼上。三女奔之。伯姑其長也。一年。密爲共王所滅。⑩鄆。姁姓之國。今河南密縣東北五十里有鄆城。⑪叔姁。鄆同姓之女。爲鄆夫人。【公羊傳】先鄭伯有善於鄆公者。通於夫人。以取其國。以上及下。並以姁姓致亡。⑫嬀姓。文王之子明季之國也。⑬鄭姬。鄭女爲昭夫人。同姓相娶。猶魯昭公娶於吳也。⑭息。姬姓之國。今河南息縣。故息國也。⑮陳嬀。陳女爲息夫人。蔡哀侯亦娶於陳。息嬀將歸。過蔡。蔡哀侯止而見之。弗責。嬀以告息侯。導伐蔡。蔡侯怒。因稱息嬀之美於楚子。楚遂滅息。以息嬀歸。⑯鄆。國名。今河南偃城縣東南。⑰楚曼。曼鄆女。爲楚武王夫人。生文王。文王過鄆。而利其國。遂滅鄆而兼之。⑱羅。熊姓之國。今湖南平江縣南三十里有羅城。⑲季姬。姬氏女爲羅夫人而亡其國。⑳盧。又作盧。姁姓之國。今湖北南漳縣東五十里有中盧故城。㉑荆嬀。盧女。爲荆夫人。前楚也。㉒役。爲也。㉓百姓。百官也。官有世功。受氏姓也。㉔七德。謂尊貴。開賢。庸勳。長老。愛親。禮新。親舊。㉕鄭伯南也。南男古字通。周之舊法。畿內諸侯。雖爵於侯伯。皆食子男之地。內傳。子產平其田。得卑而貢重者。卽服也。鄭伯男也。而使從公侯之貢。懼弗給也。㉖莊。桓王之子莊王也。㉗捷。鄭文公之名。㉘間。代也。㉙姜任。姜氏任氏之女。世爲王妃嬀也。㉚書。逸書。㉛王黜狄后。黜廢也。狄后既立。而通於王子帶。㉜諱伯。周大夫原伯也。狄人奉子帶攻王。而殺諱伯。㉝駭。數也。㉞以其黨啓狄。人謂頹叔桃子緣惠后欲立子帶。故以子帶之黨啓狄伐周。

## 【語譯】

在周襄王十三年時候，鄭國的兵來攻打滑地。襄王差使者游申伯去要回滑地。鄭國的人便把使者捉住了。襄王大怒，要和狄人的兵一同去攻打鄭國。周朝的大夫富辰諫道：『不可以這麼的，從前古人曾經說過，「兄弟互相說壞，大家爭論起來，那末欺侮的人，雖然在百里以外，也要來了。」周文公所做的詩上，曾經說過，「兄弟雖然不和睦，對外還當禁止別人的侵犯。」照這樣說來，兄弟不睦，便是內裏的侵略，但是雖然不和睦，對

於親愛的情分上，決不可有敗壞的。鄭國近來的君主，都是周朝兄弟輩的親族，鄭國的武公、莊公，都有功勳，在平王桓王的時代，很是出力的。當吾周朝東遷的時候，鄭武公和晉文侯同心輔助君主，子賴的逆亂，同鄭國是有關係的。現在爲了一些小事，便同他決裂，那就是因爲小怨而拋棄大德了，你道這是可以行得嗎？並且爲了兄弟的怨恨，不可以召狄人的，若召狄人，那利益便在狄人手中了。顯明了怨恨，又使利益在狄人手中。這是不義的；棄掉了自己的親戚，反而去親近狄人，這是不吉利的；拿怨恨去報德，這是不仁的。那義氣一事，是能够生出利益的；吉祥是能够奉神的；仁愛是用來保護國民的。假使不義了，那利益便不富厚；不吉祥了，那幸福便不能降下；不仁了，國民便不肯順從國家。古時候賢明的國王，不肯放棄這仁愛、義氣、吉祥三件事情，所以能够正大光明的有着天下，國民也很安寧。命令能够行到後代。大王！願你不可忽略這些事情！襄王不肯聽從他的話。在十七年時候，襄王派下了狄人的兵，去打鄭國。王很感激狄人，將要拿他的女兒做皇后，富辰又諫道：「這事不可行的。那婚姻一事，是禍福的來由，娶國內的婦人便有幸福，娶狄人的婦女，定要取禍。現在大王娶了狄人的婦女，那不就是惹禍的來由嗎？從前文王的母太任，是從摯時國內娶來的；武王的母太姬，是從杞國內娶來的；齊許申、呂由、大姜來的；陳由太姬來的；這許多后，都是收進利益，能够親近該應親近的啊！從前臨國的滅亡，是爲了娶仲任做夫人，密須國的伯姑，鄒國的叔姬，附國的鄭姬，思國的陳姬，鄧國的楚曼，羅國的季姬，盧國的荆姬，這許多后，都是丟掉利益，離掉該應親近的人了。」王問道：「利益怎樣可以收進，怎樣就要丟掉呢？」富辰回答道：「只消尊重貴重的人，識得人的賢能，用有功勳的人，敬重老年的人，相親戚們親愛，優待新來的客人，和那故舊也仍親愛，那宋國民沒有一個不堅固了他的心力，聽從你上的命令了。官吏不必掉換地方，那財力也自然不會竭蹶的了。求什